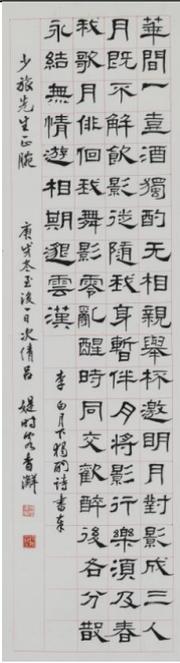


藏品說明	圖片
<p>呂媃 (1926 – 2020)</p> <p>隸書李白《月下獨酌》詩</p> <p>1970</p> <p>水墨紙本直幅</p> <p>115 x 31.5 厘米</p> <p>太乙樓藏中國近代書畫</p> <p>香港藝術館藏品</p> <p>FA1990.0592</p>	
<p>撰文：何倩彤 藝術家、寫作人</p> <p>呂媃在一九二六年出生於中國廣西，一九四九年來到香港，一九九一年移居美國三藩市。二零一四年，她在硅谷亞洲藝術中心舉辦個展，在展覽圖冊《墨趣：呂媃書法選輯》中，收錄了一篇呂媃的文章，題為〈執筆之道〉。</p> <p>文章講到執筆與懸腕之難。碰壁的，是文中的「她們」和「女同學」。雖非必然，但歷史使然，自古閨秀學書，說不上常態。與呂媃遙遙呼應的女性書畫家，要數到清代嘉慶的張綸英和近代的蕭嫻。鄧之誠《骨董瑣記》的卷一如此寫道張綸英：「身短，作書必立榻上，懸腕書之」。我突然想到佩雷茲（Caroline Criado Perez）在《被隱形的女性》一書中，以大量的研究和數據說明了一件事：世間絕大部分的人造設計物，包括城市建築、汽車、樂器、傢具…… 統統都是以男性身體作為度量衡的標準而生成的。因此，女性有可能更難成為傑出的鋼琴家，也更可能在車禍中死於非命，當然，桌椅與筆杆，也就是此時此刻此模樣。</p> <p>呂媃說道，你大可用一種近乎練武的姿態去克服它——手心握圓，手背負杯，紋風不動，久練不懈。但比起苦煉硬碰，她更主張柔韌處之、順其自然。你不能在迎合某種標準之下失去自我。因為書法是身與心並行的產物，手的疾徐輕重要再現的是</p>	

一顆因為陰晴圓缺而懂得酣暢之必要的內心。米南宮之《羣玉堂米帖》說到的：「學書貴弄翰，謂把筆輕，自然手心虛，振迅天真，出於意外，所以古人書，各各不同，若一一相似，則奴書也。」呂媿認為：「『把筆輕』，是糾正將毛筆用力捏實的錯誤，『手心虛』是破除要在手心放置物件，然後始可行筆自如。」定見本來也是無中生有，所謂放開拳頭的雙手才有擁有世界的可能，不願為奴就必須堅持個體的差異。文字俱為既有，但透過書寫的方法，我們可以在相同的基礎上書寫自己。

願雄渾、綿密、剛勁，不再是反差或意外，只因為她願如此。<sup>1</sup>

---

<sup>1</sup> 這是寫作人閱讀呂媿書法作品及文章後所衍生的個人聯想、思考和創作。